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新六版

西遊記

精裝一冊 定價二十二元
洋裝四冊 定價二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周惟

立群



書局 南路 書局 南路 書局

繪圖西遊記 卷三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煉魔

話說齊天大聖，空著手，敗了陣，來坐於金峴山後，撲棱棱兩眼滴淚，叫道：「師父啊！指望和你，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幼同生，意莫窮，同住同修，同解脫，同慈同念，顯靈功，同緣同相，心真契，同見同知，道轉通，豈料如今無拄杖，空拳赤手，怎興隆？」大聖悽慘多時，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認得我，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真個是闢天宮之類，這等看來，決不是凡間怪物。』」定然是天上兇星，想因恩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下來魔頭，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行者道：「這纔是以心問心，自張自主，急翻身，縱起祥雲，直至南天門外，忽擡頭，見廣目天王當面迎着，長揖道：『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見玉帝，你在此何幹？」廣目道：「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說未了，又見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大聖失迎，請待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竟入南天門裏，直至靈霄殿外，果又見張道陵、葛仙翁、許旌陽、丘弘濟、四太師並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齊起手道：『大聖如何到此？』」又問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遙魔廣，纔有一半之功，見如今阻住在金峴山金峴洞，有一個兇怪，把唐僧師父掣於洞裏，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那廝神通廣大，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因此難縛魔王，疑是上界那個兇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來的魔頭。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問他個鉗束不嚴，許旌陽笑道：『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纔尋的着個頭兒。」張道陵道：「不消多說，只與他傳報便了。」行者道：「多謝，多謝。」當時四太師傳奏靈霄，引見玉帝。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老官兒，累你累你，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說。於今來在金峴山金峴洞，有一兇怪，把唐僧掣在洞裏，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孫尋上他門，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箍棒搶去，因此難縛妖魔。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我疑是天上兇星思凡下界，為此特來啓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却又打個深躬道：「以聞。」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後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彼時玉皇天尊聞奏，即忙降旨，可韓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速查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無思凡下界，隨即覆奏施行，以聞。可韓丈人真君領旨，當時即同大聖去查，先查了四天門門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羣真，又查了雷震官將、陶張、辛、鄧、苟、畢、龐、劉，最後纔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

查二十八宿東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南七宿井鬼柳張翼轸奎婁胃昂畢月井金土七政羅侯計都悉李四餘滿天星斗並無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打攪玉皇大帝深爲不便你自回旨去罷我只在此等你回話便了那可韓丈人真君依命孫行者等候良久作詩紀興曰風清雲露樂昇平神靜星明顯瑞禎河漢安寧天地泰五方八極偃戈旌那可韓司丈人真君歷歷查勘回奏玉帝道滿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將皆存並無思凡下界者玉帝聞奏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下界擒魔去也四大天師奉旨意卽出靈霄寶殿對行者道大聖啊玉帝寬恩言天宮無神思凡着你挑選幾員天將擒魔去哩行者低頭暗想道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勝似老孫者少想我鬧天宮時玉帝遣十萬天兵佈天羅地網更不會有一將敢與我比手向後來調了小聖二郎方是我的對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却怎麼得能敷取勝許旌陽道此一時彼一時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違了旨意但憑高見選用天將勿得遲疑誤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違旨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煩旌陽轉奏玉帝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去罷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孫之幸若不能那時再作區處真個那天師啓奏了玉帝玉帝卽令李天王父子率領衆部天兵與行者助力那天王卽奉旨來會行者行者又對天師道蒙玉帝遣差天王謝不盡還有一事再煩轉達但得兩個雷公使用等天王戰鬪之時教雷公在雲端裏下個雷掣照頂門上錠死那妖魔深爲良計也天師笑道好好好天師又奏玉帝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張蕃二雷公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遂與天王孫大聖徑下南天門外頃刻而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峴山山中間乃是金峴洞列位商議却教那個先去索戰天王停下雲頭扎住天兵在於山南坡下道大聖素知小兒哪吒會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變化隨身有降妖兵器須教他先去出陣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孫引太子去來那太子抖擻雄威與大聖跳在高山竟至洞口但見那洞門緊閉行者上前高叫潑魔快開門還我師父來也那洞裏把門的小妖看見急報道大王孫行者領着一個小童男在門前叫戰哩那魔王道這猴子鉄棒被我奪了空手難爭想是請得救兵來也叫取兵器魔王綽鎗在手走到門外觀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壯真個是玉面嬌容如滿月朱唇方口露銀牙眼光掣電睛珠暴額鬚髮鬚髮繡帶舞風飛彩焰錦袍映日放金花環絳灼灼擎心鏡寶甲輝輝靚戰靴身小聲洪多壯麗三天護教惡哪吒魔王笑道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名喚做哪吒太子却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太子道因你這潑魔作亂困害東土聖僧奉玉帝

金旨特來拿你魔王大怒道：「你原是孫悟空請來的，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量你這小兒曹，有何武藝，敢出胡言，不要走，吃我一鎗。」這太子使斬妖劍，劈手相迎，他兩個搭上手，却纔賭鬥。那大聖急轉山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着妖魔。下個雷掣，助太子降伏來也。鄧張二公，卽踏雲光，正欲下手，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將身一變，變作三頭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來。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三柄長鎗抵住。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將六般兵器拋將起去，是那六般兵器却是砍妖劍、斬妖刀、縛妖索、降魔杵、繡毬、火輪兒，大叫一聲變一變，十變百變，百變千變，萬都是一般兵器。如驟雨冰雹，紛紛密密，望妖魔打將去。那魔王公然不懼，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望空拋起，叫聲着，唵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魔王得勝而回，鄧張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頭勢，不會放了雷掣。假若被他套將去，却怎麼回見天尊？」二公按落雲頭，與太子來山南坡下，對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廣大，悟空在旁笑道：『那廝神通也只如此，怎奈那個圈子利害，不知是甚麼寶貝，丟起來，善套諸物。』」哪吒恨道：「這大聖甚不成人，我等折兵敗陣，十分煩惱，都只爲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說煩惱，終然我老孫不煩惱。我如今沒計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天王道：「似此怎生結果？」行者道：「憑你等再怎計較，只是圈子套不去的，就可拿住他了。」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最利。」常言道：「水火無情。」行者聞言道：「說得有理，你且穩坐在此，待老孫再上天走走來。」鄧張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孫這去，不消啓奏玉帝，只到南天門裏，上彤華宮，請熒惑火德星君來，此放火燒那怪物一場，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捉住妖魔。」一則取兵器還汝等歸天，二則可解脫吾師之難。太子聞言甚喜，道：「不必遲疑，請大聖早去早來。」我等只在此拱候。」行者縱起祥光，又至南天門外，那廣目與四將迎道：「大聖如何又來？」行者道：「李天王着太子出師，只一陣，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擄去了。我如今要到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助陣哩。」四將不敢久留，讓他進去。至彤華宮，只見那火部衆神卽入報道：「孫悟空欲見主公，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門迎進道：『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更無一人思凡。』」行者道：「已知，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失了兵器，特來請你救援救援。」星君道：「那哪吒乃三壇海會大神，他出身時，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望也？」行者道：「因與李天王計議，天地間至利者，惟水火也。那怪物有一個圈子，善能套人的物件，不知是甚麼寶貝，故此說火能滅諸物，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縱火燒那妖魔，救我師父一難。」火德星君聞言，卽點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嶼山南坡下，與天王、雷公等相見了。天王道：「孫大聖，你還去叫那廝出來，等我與他交戰，待他拿動圈子，我却閃過，教火德帥衆燒他。」行者笑道：「正是我。」

和你去來。火德共太子鄧張二公立於高峯之上，與他挑戰。這大聖到了金嶼洞口，叫聲開門，快早還我師父。那小怪又急通報道：孫悟空又來了。那魔帥衆出洞，見了行者道：你這潑猴，又請了甚麼兵來耶？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喝道：潑魔頭，認得我麼？魔王笑道：李天王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欲討兵器麼？天王道：一則報仇要兵器，二來拿你救唐僧，不要走吃吾一刀。那怪物側身躲過，挺長鎗，隨手相迎。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你看那：天王刀砍妖怪鎗迎，刀砍霜光噴烈火，鎗迎銳氣迸愁雲。一個是金嶼山生成的惡怪，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個因欺禪性施威武，這一個爲救師災展大輪。天王使法飛沙石，魔怪爭強播土塵。播土能教天地暗，飛沙善着海江渾。兩家努力爭功蹟，皆爲唐僧拜世尊。那孫大聖見他兩個交戰，卽轉身跳上高峯，對火德星君道：三炁用心者，你看那妖魔與天王正鬪到好處，却又取出圈子來。天王看見，卽撥祥光敗陣而走。這高峯上火德星君忙傳號令，教衆部火神一齊放火。這一場真個利害，好火。經云：南方者火之精也。雖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乃三炁之威，能變百端之火。今有火鎗、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見那半空中火鴉飛噪，滿山頭火馬奔騰。雙雙赤鼠對對火龍，雙雙赤鼠噴烈焰，萬里通紅。對對火龍吐濃煙，千方共黑。火車兒推出火葫蘆，撒開火旗搖動一天霞。火棒攪行盈地燎，說甚麼雷威鞭牛，勝強似周郎赤壁。這個是天火，非凡真利害，烘烘熾熾火風紅。那妖魔見火來時，全無恐懼，將圈子望空拋起，唵喇一聲，把這火龍、火馬、火鴉、火鼠、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將下去，轉回本洞，得勝收兵。這火德星君手執着一桿空旗，招回衆將，會合天王等坐於山南坡下。對行者道：大聖啊，這個兇魔真是罕見。我今折了火具，怎生是好？行者笑道：不須報怨，列位且請寬坐坐。老孫再去來。天王道：你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那怪物既不怕火，斷然怕水。常言道：水能剋火。等老孫去北天門裏，請水德星君施佈水勢，往他洞裏一灌，把魔王淹死，取物件還你們。天王道：此計雖妙，但恐連你師父都淹死也。行者道：沒事。淹死我師，我自有個法兒，教他活來。如今稽遲列位，甚是不當。火德道：既如此，且請行。請行好大聖，又駕觔斗雲，竟到北天門外，忽擡頭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孫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一事要入烏浩宮，見水德星君。你在此作甚？多聞道：今日輪該巡視，正說處，又見那龐劉苟畢四大天將進禮邀茶。行者道：不勞，不勞。我事急矣，遂別却門神，直至烏浩宮，着水部衆神卽時通報。衆神報道：齊天大聖孫悟空來了。水德星君聞言，卽將查點四海五湖八河四瀆三江九派，並各處龍王俱遣退，整冠束帶，接出宮門，迎進宮內。道：昨日可韓司查勘小宮，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正在此點查江海河瀆之神，尙未完也。行者道：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此乃廣大之精，先蒙玉帝

差李天王父子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被他弄個圈子將六件神兵套去。老孫無奈，又上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帥火部衆神放火，又將火龍、火馬等物一圈子套去。我想此物既不怕火，必然怕水，特來告請星君施水勢，與我捉那妖精。取兵器歸還天將，吾師之難亦可救也。水德聞言，即令黃河水伯神王隨大聖去助功。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個白玉盃，就是半河一盃，就是一河。行者道：「看這盃兒能感幾何？」妖魔如何湔得？水伯道：「不瞞大聖說，我這一盃乃是黃河之水，半盃孟孟跟大聖至金嶺山，向南坡下見了天王、太子、雷公、火德，具言前事。行者道：「不必細講，且教水伯跟我去，待我叫開他門，不要等他出來，就將水往門裏一倒。那怪物一窩子，可都湔死。我却去撈師父的屍首，再救活不遲。那水伯依命緊隨行者，轉山坡竟至洞口，叫聲妖怪開門。那把門的小妖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急又去報道。孫悟空又來矣。那魔聞說，帶了寶貝，綽鎗就走，響一聲，開了石門。這水伯將白玉盃向裏一傾，那妖見是水來，撒了長鎗，即忙取出圈子，撐住二門，只見那股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將出來，慌得孫大聖急縱筋斗，與水伯跳在高峯。那天王同衆都駕雲停於高峯之前，觀看那水波濤泛漲，着實狂瀾好水，真是一勺之多，果然不測。蓋唯神功運化，利萬物而流漲百川，只聽得那潺潺聲振谷，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響若雷奔走，猛湧波如雪捲顛，千丈波高漫路道，萬層濤激泛山巖，冷冷如激玉，滾滾似鳴絃，觸石滄滄噴碎玉，回湍渺渺旋窩圓，低低凹凹隨流蕩，滿溝平溝上下連。行者見了，心慌道：「不好啊，水漫四野，湔了民田，未曾灌在他的洞裏，怎奈之何？」喚水伯急忙收水。水伯道：「小神只會放水，却不會收水。常言道：潑水難收。嗟，那座山却也高峻，這場水只奔低流，須臾間四散而歸，瀾臺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在外邊吆吆喝喝，伸拳擡袖，弄棒拈鎗，依舊喜喜歡歡耍子。天王道：「這水原來不會灌入洞內，枉費一場之功也。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雙手輪拳，闖至妖魔門首，喝道：「那裏走？看打嚇得那幾個小妖，丟了長棒，跑入洞裏，戰兢兢的報道：「大王不好了，打將來了。那魔王挺長鎗，迎出門前道：「這潑猴老大，慳懶你幾番家敵，不過我縱水火亦不能近，怎麼又踵將來送命。行者道：「這兒子反說了哩，不知是我送命，是你送命，走過來吃老外公一拳。那妖魔笑道：「這猴兒勉強纏帳，我倒使鎗。他却使拳，那般一個筋斗，子拳頭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怎麼稱得個鎗子起也罷罷罷。我且把鎗放下，與你走一路，掌看看。行者笑道：「說得是，走上來，那妖撩衣進步，丟了個架子，舉起兩個拳來，真似打油的鉄鎚模樣。這大聖展足挪身，擺開解數，在那洞門前與那魔王遞走拳勢，這一場好打。嘿，拽開大四平，踢起雙飛脚，鞘脅劈胸墩，剜心摘膽著。

仙人指路。老子騎鶴。餓虎撲食。最傷人。蛟龍戲水。能兇惡。魔王使個蟒翻身。大聖却施鹿解角。翹跟淬地龍。扭碗拿天。臺青獅張口來。鯉魚跌脊躍。蓋頂撒花。遶腰貫索。迎風貼扇兒。急雨催花落。妖精便使觀音掌。行者就對羅漢脚。長拳開關自然鬆。怎比短拳多緊削。兩個相持數十回。一般本事無強弱。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廝打。只見這高峯頭。喜得個李天王厲聲喝采。火德星鼓掌誇稱。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帥衆神跳到跟前。都要來相助。這壁廂羣妖搖旗播鼓。舞劍輪刀。一齊護孫大聖。見事不諧。將毫毛拔下一把。望空撒起。叫變。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一擁上前。把那妖纏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擣毛的擣毛。那怪物慌了。急把圈子拿將出來。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撥轉雲頭。走上高峯。逃陣。那妖把圈子往上拋起。唵的一聲。把那三五十個毫毛變的小猴。收爲本相。套入洞中。得了勝。領兵閉門賀喜而去。這太子道。孫大聖還是個好漢。這一路拳走得似錦上添花。使分身法。正是人前顯貴。行者笑道。列位在此遠觀。那怪的本事。比老孫如何。李天王道。他拳鬆脚慢。不如大聖的緊疾。他見我們去時。也就着忙。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他就急了。所以大弄個圈套。行者道。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難降。火德與水伯道。若還取勝。除非得了他那寶貝。然後可擒。行者道。他那寶貝如何可得。只除是偷去來。鄧張二公笑道。若要行偷禮。除大聖再無能者。想當年大鬧天宮事。偷御酒。偷蟠桃。偷龍肝鳳髓。及老君之丹。那是何等手段。今日正該拿此處用也。行者道。好說。好說。既如此。且等老孫打聽去來。好大聖即跳下峯頭。私至洞口。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麻蒼蠅兒。真個秀溜。你看他。翎翅薄如竹葉。身軀小似花心。手足比毛更甚。星星眼窟明明。善自聞香逐氣。飛時迅速。乘風。稱來剛壓定盤星。可愛些些有用。輕輕的飛在門上。爬到門縫邊。鑽進去。只見那大小羣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兩旁。老魔王高坐臺上面。前擺着些蛇肉鹿脯。熊掌駝峯。山蔬果品。有一把青磁酒壺。香噴噴的羊酪椰醪。大碗家寬懷暢飲。行者落於小妖叢裏。又變做一個權頭精。慢慢的演近臺邊。看數多時。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急抽身轉至臺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着火龍吟嘯。火馬號嘶。忽擡頭。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喜得他心癢難撓。忘記了。更容變像。走上前。拿了鉄棒。現原身。丟開解數。一路棒打將出去。慌得那羣妖膽戰心驚。老魔王措手不及。却被他推倒三個。放倒兩個。打開一條血路。竟自出了洞門。這纔是。魔頭驕傲無防備。主杖還歸與本人。畢竟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打出門前。跳上高峯。對衆神滿心歡喜。李天王道。你這場如何。行者道。老孫變化。進他洞去。

那怪物越發唱唱舞舞的，吃得勝酒哩，更不會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裏。我轉他後面，忽聽得馬叫龍吟，知是火部之物。東壁廂靠着我的金箍棒，是老孫拿在手中，一路打將出來也。衆神道：「你的寶貝得了，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行者道：「不難，不難。我有了這根鐵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寶貝還你。」正講處，只聽得那山坡下鑼鼓齊鳴，喊聲振地。原來是兇大王帥衆精靈來趕行者。行者見了，叫道：「好好，正合吾意。」列位請坐，待老孫再去捉他。好大聖舉鐵棒劈面迎來，喝道：「潑魔那裏去看棍？」那怪使鎗支住，罵道：「你這猴頭，你怎麼白晝劫吾物件？」行者道：「我把你這個不知死的孽畜，你倒弄圈套，白晝搶奪我物，那件兒是你的？不要走。」喫老爺一棍。那怪物輪鎗隔架，這一場好戰。大聖施威，猛妖魔不順柔。兩家齊鬥，勇那個肯干休。這一個鐵棒如龍尾，那一個長鎗似蟒頭。這一個棒來解數如風響，那一個鎗架雄威似水流。只見那彩霧朦朧，山嶺暗，祥雲鬢鬢，樹林愁。滿空飛鳥皆停翅，四野狼蟲盡縮頭。那陣上小妖吶喊，這壁廂行者抖擻一條鐵棒，無人敵，打遍西方萬里遊。那桿長鎗真對手，永鎮金峴稱上籌。相過這場無好散，不見高低誓不休。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個時辰，不分勝敗。早又見天色將晚，妖魔支着長鎗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個賭鬥之時。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與你比。」行者罵道：「潑畜休言。老孫的興頭纔來，管甚麼天晚？是必與你定個輸贏。」那怪物喝一聲，虛幌一鎗，逃了性命。帥羣妖收轉干戈，入洞中，將門緊緊閉了。這大聖找棍方回，天神在峯頭賀喜。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大齊天，無量無邊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過獎，承過獎。」李天王近前道：「此言實非褒獎，真是一條好漢子。這一陣也不亞當時瞞地網罩天羅也。」行者道：「且休題風話。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必然疲倦，我也說不得辛苦。你們都放懷坐坐，等我再進洞去打聽他的圈子，務要偷了他的，捉住那怪，尋取兵器，奉還汝等歸天。」太子道：「今已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罷。」行者笑道：「這小郎不知世事。那見做賊的好白日裏下手？似這等掏摸的，必須夜去夜來，不知不覺，纔是買賣哩。」火德與雷公道：「三太子休言。這件事我們不知大聖是個慣家，熟套須教他趁此時候，一則魔頭困倦，二來夜黑無防，就請快去。快去好大聖笑啼啼的，將鐵棒按了跳下高峯，又至洞口，搖身一變，變作一個促織兒，真個嘴硬鬚長，皮黑眼明，爪腳了又風清月明，叫牆涯夜靜，如同人話。泣露淒涼景色，聲音斷續堪誇。客牕旅思怕聞他，偏在空階牀下，蹬開大腿，三五跳跳到門邊，自門縫裏鑽將進去，蹲在那壁根下，迎着裏面燈光，仔細觀看，只見那大小羣妖一個個狼餐虎嘍，正都吃東西哩。行者撲撲鎚鎚的叫了一遍，少時間收了家伙，又都去安排高鋪，各各安身。約摸有一更時分，行者纔到他後邊房裏，只聽那老魔傳令，教各門上下的醒睡。恐孫悟空又變甚

麼。私入家偷盜。又有些該班坐夜的。搗得托托梆鈴齊響。這大聖越好行事。鑽入房門。見有一架石牀。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精樹怪。展鋪蓋伏侍老魔。脫脚的脫脚。解衣的解衣。只見那魔王寬了衣服。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個圈子。原來像一個連珠鍋頭模樣。你看他更不取下。轉往上摸了兩摸。緊緊的勒在胳膊上方纔睡下。行者見了。將身又變。變作一個黃皮乞蚤。跳上石牀。鑽入被裏。爬在那怪的胳膊上。着實一口叮的。那怪翻身罵道。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牀也不拂。不知甚麼東西。咬了這一下。他却把圈子。又將上兩指。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過身來。道。刺鬧殺我也。行者見他關防得緊。寶貝又隨身。不肯除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牀來。還變做促織兒。出了房門。竟至後面。又聽得龍吟馬嘶。原來那層門緊鎖。火龍火馬。都吊在裏面。行者現了原身。走近門前。使個解鎖法。念動咒語。用手一抹。挖拉一聲。那鎖雙鑽俱就脫落。推開門。闖將進去。觀看原來那裏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如白日一般。忽見東西兩邊斜靠着幾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并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行者映火光。週圍看了一遍。又見那門背後一張石桌子上。有一個篋絲盤兒。放着一把毫毛。大聖滿心歡喜。將毫毛拿起來。呵了兩口熱氣。叫聲變。即變作三五十個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劍杵索。套輪及弓箭鎗車。葫蘆火鴉。火鼠。火馬。一應套去之物。跨了火龍。縱起火勢。從裏邊往外燒來。只聽得烘烘烘烘。扑扑兵兵。好便似咋雷連炮之聲。慌得那些大小妖精。夢夢查查的。抱着被。朦着頭。喊的喊。哭的哭。一個個走頭無路。被這火燒死大半。美猴王得勝回來。只好有三更時候。却說那高峯上。李天王衆位。忽見火光幌亮。一擁前來。見行者騎着龍。喝喝呼呼。縱着小猴。徑上峯頭。厲聲高叫道。來收兵器。來收兵器。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這行者將身一抖。把那毫毛復上身來。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着衆火部收了火龍等物。都笑吟吟讚賀行者不題。却說那金兜洞裏。火焰紛紛。說得個兇大王魂不附體。急欠身開了房門。雙手拿着圈子。東推東火滅。西推西火消。滿空中冒烟突火。執着寶貝跑了一遍。四下裏烟火俱熄。急忙收救羣妖。已此燒殺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餘丁。又查看藏兵之內。各件皆無。又去後面看處。見八戒沙僧與長老還細住未解。白龍馬還在槽上行。李坦亦在屋裏。妖魔逐恨道。不知是那個小妖不仔細。失了火。致令如此。旁有近侍的告道。大王。這火不干本家之事。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放了那火部之物。盜了神兵去也。老魔方然省悟道。沒有別人。斷乎是孫悟空那賊。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在我這胳膊叮了兩口。一定是要偷我的寶貝。見我摸勒得緊。不能下手。故此盜了兵器。縱着火龍。放此狠毒之心。意欲燒殺我也。賊猴啊。你枉使機關。不知我

的。本事。我但帶了這件寶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哩。這番若拿住那賊。只把刮了點掣。方趁我心說着話。懊惱多時。不覺的雞鳴天曉。那高峯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對行者道。大聖。天色已明。不須怠慢。我們趁那妖魔挫了銳氣。與火部等扶助你。再去力戰。庶幾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說得有理。我們齊了心。要子兒去耶。一個個抖擻威風。喜弄武藝。竟至洞口。行者叫道。癭魔。出來與老孫打者。原來那裏兩扇石門。被火氣化成灰燼。門裏邊有幾個小妖。正然掃地撮灰。忽見衆聖齊來。慌得丟了掃帚。撒下灰耙。跑入裏面。又報道。孫悟空領着許多天神。又在門外罵戰哩。那怪聞報。大驚。挖進。鋼牙咬響。滴溜溜。環眼睜圓。挺着長鎗。帶了寶貝。走出門來。癭口亂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營放火的賊猴。你有多大手段。敢這等藐視我也。行者笑臉兒罵道。癭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來。我說與你聽。自小生來手段強。乾坤萬里有名揚。當時穎悟修仙道。昔日傳來不老方。立志拜投方寸地。虔心參見聖人鄉。學成變化無量法。宇宙長空在我狂。閑在山前將虎伏。悶來海內把龍降。祖居花果稱王位。水簾洞裏逞剛強。幾番有意圖天界。數次無知壽上方。御賜齊天名。大聖勅封。又贈美猴王。只因宴設蟠桃會。無簡相邀。我性剛。暗闖瑤池。偷玉液。私行竄閣。飲瓊漿。龍肝鳳髓。會偷吃。百味珍饈。我竊嘗。千載蟠桃隨受用。萬年丹藥任充腸。天宮異物般般取。聖府奇珍件件藏。玉帝訪知吾手段。即發天兵擺戰場。九曜惡星遭我貶。五方兇宿被吾傷。普天神將皆無敵。十萬雄師不敢當。威逼玉皇傳旨意。灌江小聖把兵揚。相持七十單二變。各弄精神個個強。南海觀音來助戰。淨瓶楊柳也相幫。老君又使金剛套。把我擒拿到上方。綁見玉皇張大帝。曹官拷較罪該當。即差大力開刀斬。刀砍頭皮火焰光。百計千方弄不死。將吾押赴老君堂。六丁神火爐中煉。煉得渾身硬似鋼。七七數完開鼎看。我身跳出又兇張。諸神閉戶無遮攔。衆聖商量把佛央。其實如來多法力。果然智慧廣無量。手中賭纂翻筋斗。將山壓我。不能強。玉皇纔設安天會。西域方稱極樂場。壓困老孫五百載。一些茶飯不曾嘗。當得金蟬長老。臨凡世。東土差他拜佛鄉。欲取真經。回上國。大唐帝主度先亡。觀音勸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放狂。解脫高山根下難。如今西去取經章。癭魔休弄獐狐智。還我唐僧拜法王。那怪聞言。指着行者道。你原來是個偷天的大賊。不要走。吃我一鎗。這大聖使棒來迎。兩個正自相持。這壁廂哪吒太子生嗔。火德星君發狠。即將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妖魔身上拋來。孫大聖更加雄勢。一邊又雷公使擲。天王舉刀不分上下。一擁齊來。那魔頭巍巍冷笑。袖子中暗暗將寶貝取出。撒手拋起空中。叫聲着。啣喇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部等物。雷公擡天王刀行者棒盡淨。又都撈去。衆神靈依然赤手。孫大聖仍是空拳。妖魔得勝回身。叫小的們。搬石砌。

門動土修造。從新整理房廊。待齊備了。殺唐僧三衆來謝土。大家散福受用。衆小妖領命維持不題。却說那李天王帥衆回上高峯。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放刁。惟水伯在旁無語。行者見他們面不廝覩。心有縈思。沒奈何。懷恨強歡。對衆笑道。列位不須煩惱。自古道。勝敗兵家之常。我和他論武藝。也只如此。但只是他多了這個圈子。所以爲害。把我等兵器。又套將去了。你且放心。待老孫再去查查他的脚色來也。太子道。你前啓奏玉帝。查勘滿天世界。更無一點蹤跡。如今却又何處去查。行者道。我想起來。佛法無邊。如今且上西天問我佛如來。教他着慧眼。觀看大地四部洲。看這怪是那方生長。何處鄉貫。住居圈子。是件甚麼寶貝。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與列位出氣。還汝等歡喜歸天。衆神道。既有此意。快去快去。好行者說聲去。就縱筋斗雲。早至靈山。落下祥光。四方觀看。好去處。靈峯疎傑。疊障清佳。仙岳頂顛。摩碧漢。西天瞻巨鎮。形勢壓中華。元氣流通天地遠。威風飛徹滿台花。時聞鐘磬音長。每聽經聲朗朗。又見青松之下。優婆講翠柏之間。羅漢行。白鶴有情來驚嶺。青鸞有意佇閑亭。玄猴對對紫仙果。壽鹿雙雙獻紫英。幽鳥聲頻如訴語。奇花色綯不知名。回巒盤繞重重顧。古道灣環處處平。正是清虛靈秀地。莊嚴大覺佛家風。那行者正然點看山景。忽聽得有人叫道。孫悟空。從那裏來。往何處去。急回頭看。原來是比丘尼尊者。大聖作禮道。正有一事。欲見如來。比丘尼道。你這個頑皮。既然要見如來。怎麼不登寶刹。且在這裏看山。行者道。初來貴地。故此大胆。比丘尼道。你快跟我來也。這行者緊隨至雷音寺山門下。又見那八大金剛。雄糾糾的兩邊攔住。比丘尼道。悟空。暫候片時。等我與你奏上去來。行者只得住立門外。那比丘尼至佛前。合掌道。孫悟空有事。要見如來。如來傳旨。令入金剛。纔閃路放行。行者低頭禮拜畢。如來問道。悟空。前聞得觀音尊者解脫汝身。皈依釋教。保唐僧來。此求經。你怎麼獨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頓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秉迦持。與唐朝師父西來。行至金嶼山金嶼洞。遇着一個惡魔頭。名喚兕大王。神通廣大。把師父與師弟等攝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沒好意。兩家比迸。被他將一個白森森的圈子。搶了我的鐵棒。我恐他是天將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搶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及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又被他將火具搶去。又請水德星君放水淹他。一毫又淹他不着。弟子費若干精神氣力。將那鐵棒等物偷出。復去索戰。又被他將前物依然套去。無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與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屬四鄰。擒此魔頭。救我師父。合拱虔誠拜求正果。如來聽說。將慧眼遙觀。早已知識。對行者道。那怪物我雖知之。但不可與你說。你這猴兒口廠。一傳道是我說他。他就不與你鬪。定要嚷上靈山。反遺禍於我也。我這裏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罷。行

者再拜稱謝道。如來助我甚麼法力。如來卽令十八尊羅漢開寶庫。取十八粒金丹砂與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却如何。如來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試。演他出來。却教羅漢放砂。陷住他。使他動不得身。拔不得脚。憑你揪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趁早去來。那羅漢不敢遲延。卽取金丹砂出門。行者又謝了如來。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羅漢。行者嘆道。這是那個去處。却賣放人衆。羅漢道。那個賣放。行者道。原差十八尊。今怎麼只得十六尊。說不了裏邊走出降龍伏虎二尊。上前道。悟空。怎麼就這等放刁。我兩個在後聽。如來吩咐話的。行者道。忒賣法。忒賣法。我要若嚷遲了些兒。你敢就不出來了。衆羅漢笑呵呵。駕起祥雲不多時。到了金嶼山界。那李天王見了。帥衆相迎。備言前事。羅漢道。不必絮繁。快去叫他出來。這大聖捻着拳頭。來於洞口。罵道。膽癩怪物。快出來。與你孫外公見個上下。那小妖又飛跑去報。魔王怒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猖獗也。小怪道。更無甚將。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來。怎麼却又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拳。隨帶了寶貝。綽鎗在手。叫小妖搬開石塊。跳出門來。罵道。賊猴。你幾番家不得便宜。就該迴避。如何又來吆喝。行者道。這潑魔不識好歹。若要你外公不來。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禮。送出我師父。師弟。我就饒你。那怪道。你三個和尚已被我洗淨了。不久便要宰殺你。還不識起倒去了罷。行者聽說。宰殺二字。挖蹬蹬。腮邊火發。按不住心頭之怒。丟了架子。輪着拳。斜行拘步。望妖魔使個掛面。那怪展長鎗。劈手相迎。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知是計。趕離洞口。南來。行者卽招呼羅漢。把金丹砂還望妖魔一齊拋下。好砂正是那。似霧如煙。初散漫。紛紛蕩蕩。下天涯。白茫茫。到處迷人眼。昏漠漠。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採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麵。粗粗翻復。似芝麻。世界朦朧。山頂暗。長空迷沒。太陽遮。不比暮塵隨駿馬。難言輕軟觀香車。此砂本是無情物。蓋地遮天。把怪拿。只爲妖魔侵正道。阿羅奉法逞豪華。手中有明珠現。頓時刮得眼生花。那妖魔見飛砂迷目。把頭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尺餘深。慌得他將身一縱。跳在浮上一層。未曾立得穩。須臾又有一尺餘深。那怪急了。拔出脚來。卽忙取圈子。往上一撇。叫聲着。唰的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又盡套去。拽回步。竟歸本洞。那羅漢一個個空手停雲。行者近前問道。衆羅漢。怎麼不下砂了。羅漢道。適纔響了一聲金丹砂就不見矣。行者笑道。又是那話兒。套將去了。天王等衆道。這般難伏啊。却怎麼捉得他。何日歸天。何顏見帝也。旁有降龍伏虎二羅漢對行者道。悟空。你曉得我兩個出門遲滯。何也。行者道。老孫只怪你躲避不來。却不知有甚話說。羅漢道。如來吩咐我兩個說。那妖魔神通廣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孫悟空上離恨天兜率宮太上老君處尋他的蹤跡。庶幾可一鼓而擒也。行者聞言道。可恨。可恨。如來却也閃賺老孫。

當時就該對我說了，却不免教汝等遠涉。李天王道：「既是如來有此明示，大聖就當早起，好行者說聲去，就縱一道觔斗雲，直入南天門裏，時有四大元帥，擎拳拱手道：「擒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答道：「未哩，未哩。如今有處尋根去也。」四將不敢留阻，讓他進了天門，不上靈霄殿，不入斗牛宮，竟至三十三天之外，離恨天兜率宮前，見兩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竟走，慌得兩童扯住道：「你是何人，往何處去？」行者纔說：「我是齊天大聖，欲尋李老君哩。」仙童道：「你怎這樣粗魯，且住下，讓我們通報行者，那容分說。」喝了一聲，往裏竟走，忽見老君自內而出，撞個滿懷，行者躬身唱個喏道：「老官一向少看。」老君笑道：「這猴兒不去取經，却來我處何幹？」行者道：「取經取經，晝夜無停，有些阻礙，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與我何干？」行者道：「西天西天，你且休言，尋着蹤跡，與你纏纏。」老君道：「我這裏乃是無上仙宮，有甚踪跡可尋？」行者入裏，眼不轉睛，東張西看，走過幾層廊宇，忽見那牛欄邊一個童兒，盹睡青牛不在欄中，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驚道：「這孽畜幾時走了？」正嚷間，那童兒方醒，跪於當面道：「爺爺，弟子睡着，不知是幾時走的。」老君罵道：「你這廝如何盹睡？」童兒叩頭道：「弟子在丹房裏拾得一粒丹，當時吃了，就在此睡着。」老君道：「想是前日煉的七返火丹，吊了一粒，被這廝拾吃了？」那丹吃一粒，該睡七日哩。」那孽畜因你睡着，無人看管，遂乘機走下界去。今亦是七日矣。」即查可會偷甚寶貝？」行者道：「無甚寶貝，只見他有一個圈子，甚是利害。」老君急查看時，諸般俱在，止不見了金鋼琢。老君道：「這孽畜偷了我金鋼琢去了。」行者道：「原來是這件寶貝，當時打着老孫的是他。」如今在下界張狂，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這孽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現住金嶼山金嶼洞，他捉了我唐僧進去，搶了我金箍棒，請天兵相助，又搶了太子的神兵，及請火德星君，又搶了他的火具，惟水伯雖不能淹死他，倒還不會搶他物件，至請如來着羅漢下砂，又將金丹砂搶去，似你這老官縱放怪物，搶奪傷人，該當何罪？」老君道：「我那金鋼琢乃是我過函關化胡之器，自幼煉成之寶，憑你甚麼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兒，連我也不能奈何他矣。」大聖纔歡歡喜喜，隨着老君，老君執了芭蕉扇，駕着祥雲同行，出了仙宮，南天門外，低下雲頭，竟至金嶼山界，見了十八尊羅漢、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備言前事一遍。老君道：「孫悟空還去誘他出來，我好收他。」這行者跳下峯頭，又高聲罵道：「脂潑孽畜，趁早出來受死。那小妖又去報知老魔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也，急綽鎗帶寶，迎出門來。」行者罵道：「你這潑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吃吾一掌。」急急縱身跳個滿懷，劈臉打了一個耳括子，回頭就跑。那魔輪鎗就趕，只聽得高峯上叫道：「那牛兒還不歸家，更待何日？」那魔擡頭看，見是太上老君，就嚇得心驚胆戰，道：「這賊猴真個是個地裏鬼，却怎麼就訪得我的。」

主公來也。老君念個咒語，將扇子搗了一下。那怪將圈子丟來，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搗，那怪物力軟筋麻，現了本相。原來是一隻青牛。老君將金鋼琢吹口仙氣，穿了那怪的鼻子，解下勒袍帶繫於琢上，牽在手中。至今留下個拴牛鼻的拘兒，又名賓郎，職此之謂。老君辭了衆神，跨上青牛背上，駕彩雲，竟歸兜率院，縛妖怪。高昇離恨天，孫大聖纔同天王等衆打入洞裏，把那百十個小妖盡皆打死，各取兵器謝了天王父子。回天雷公入府，火德歸宮，水伯回河，羅漢向西，然後纔解放唐僧。八戒沙僧拿了鐵棒，他三人又謝了行者，收拾馬匹行裝，師徒們離洞找大路方走。正走間，只聽得路旁叫：「唐聖僧吃了齋飯去。」那長老心驚，畢竟不知是甚麼人叫喚，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禪主吞餐懷鬼孕 黃婆運水解邪胎

德行要修八百，陰功須積三千。均平物我與親冤，始合西天本願。魔兇刀兵不怯，空勞水火無愆。老君降伏却朝天，笑把青牛牽轉。

話說那大路旁叫喚者誰？乃金嶺山山神土地，捧着紫金鉢盂，叫道：「聖僧啊，這鉢盂飯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因你等不聽良言，誤入妖魔之手，致令大聖勞苦萬端。今日方救得出，且來吃了飯，再去走路。莫孤負孫大聖一片恭敬之心也。」三藏道：「徒弟萬分虧你言謝不盡，早知不出圈痕，那有此殺身之害。行者道：『不瞞師父說，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別人的圈子。』多少苦楚，可嘆可嘆。罵八戒都是你這孽嘴，孽舌的夯貨，弄師父遭此大難。着老孫翻天覆地，請天兵水火與佛祖丹砂盡被他使一個白森森的圈子套去。如來暗示了羅漢，對老孫說出那妖的根原，纔請老君來收伏。却是個青牛作怪。三藏聞言，感激不盡，道：『賢徒，今番經此下次定然聽你吩咐。』遂此四人分喫那飯，那飯熱氣騰騰的。行者道：「這飯多時了，却怎麼還熱？」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聖功完，纔自熱來伺候。須臾飯畢，收拾了鉢盂，辭了土地山神。那師父纔繫鞍上馬，過了高山，正是嵯峨洗心坂，正覺餐風宿水，向西行行，行役多時，又值早春天氣，聽了些紫燕呢喃，黃鸝現曉，紫燕呢喃，香嘴困黃鸝，現曉巧音頻，滿地落紅如佈錦。遍山發翠似堆茵，嶺上青梅結豆崖。前古柏留雲野潤，煙光淡沙暄，日色曛。幾處園林花放蕊，陽回大地柳芽新。正行處，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唐長老勒過馬觀看，遠見河那邊有柳陰垂碧，微露着茅屋幾椽。行者遙指那廂道：「那裏人家，一定是擺渡的。」三藏道：「我見那廂也似這般，却不見船隻，未敢開言。」八戒旋下行，李厲聲高叫道：「擺渡的，撐船過來。」連叫幾遍，只見那柳陰裏面，咿咿啞啞的，撐出一隻船兒，不多時相近這岸。師徒們仔細看那船兒，真個是短棹分波，輕橈泛浪，檣堂油。

潦彩。艙板滿平倉。船頭上鐵纜盤窩。船後邊舵樓明亮。雖然是一葦之航。也不亞泛湖浮海。縱無錦纜牙樁。實有松椿桂楫。固不如萬里神舟。真可渡一河之隔。往來只在兩崖邊出入。不離古渡口。那船兒須臾頂岸。那梢子叫云。過河的。這裏去。三藏縱馬近前看處。那梢子怎生模樣。頭裹錦絨帕。足踏皂絲鞋。身穿百納錦襠襖。腰束千針裾布襯。手腕皮粗筋力硬。眼花眉皺面容衰。聲音嬌細如鶯囀。近觀乃是老裙釵。行者走近船邊道。你是擺渡的。那婦人道。是行者道。梢公如何不在。却着梢婆撐船。婦人微笑不答。用手拖上跳板。沙和尚將行李挑上去。行者扶着師父上跳。然後順過船來。八戒牽上白馬。收了跳板。那婦人撐開船。搖動槳。頃刻間過了河身。登西岸。長老教沙僧解開包。取幾文錢鈔與他。婦人更不爭多。將纜拴在傍水的樁上。笑嘻嘻竟入莊屋裏去了。三藏見那水清。一時口渴。便着八戒取鉢盂。舀些水來我吃。那獸子道。我也正有些兒吃哩。即取鉢盂。舀了一鉢。遞與師父。師父吃了。有一少半。還剩了多半。獸子接來。一氣飲乾。却伏侍三藏上馬。師徒們找路西行。不上半個時辰。那長老在馬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隨後道。我也有些腹痛。沙僧道。想是吃冷水了。說未畢。師父聲喚道。疼的緊。八戒也道。疼得緊。他兩個疼痛難禁。漸漸肚子大了。用手摸時。似有血團肉塊。不住的骨突骨突亂動。三藏正不穩便。忽然見那路旁有一村舍。樹梢頭挑着兩個草把。行者道。師父好了。那廂是個賣酒的人家。我們且去化些熱湯與你吃。就問可有賣藥的。討貼藥與你治治腹痛。三藏聞言甚喜。即打白馬不一時。到了村舍門口下馬。但只見那門兒外有一個老婆婆。端坐在草墩上。績麻。行者上前打個問訊道。婆婆。貧僧是東土大唐來的。我師父乃唐朝御弟。因為過河。吃了河水。覺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們在那邊河裏吃水來。行者道。是在此東邊清河。水吃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要子。好要子。你都進來。我與你說。行者即攙唐僧。沙僧即扶八戒。兩人聲聲喚喚。腆着肚子。一個個只疼得面黃眉皺。入草舍坐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燒些熱湯與我師父。我們謝你。那婆婆且不燒湯。笑唏唏跑走後邊。叫道。你們來看。你們來看。那裏面。蹣蹣蹣蹣的。又走出兩三個半老不老的婦人。都來望着唐僧。灑笑。行者大怒。喝了一聲。把牙一嗟。唬得那一家子。跌跌蹣蹣往後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快早燒湯。我饒了你。那婆子戰兢兢的道。爺爺呀。我燒湯也不濟事。也治不得他兩個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說。行者放了他。他說。我這裏乃是西梁女國。我們這一國盡是女人。更無男子。故此見了你們歡喜。你師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條河喚做子母河。我那國王城外。還有一座迎陽館。驛驛門外。有一個照胎泉。我這裏人。但得年登二十歲以上。方敢去吃。那河裏水吃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若照

得有了雙影，便就降生孩兒。你師吃了子母河水，似此成了胎氣，也不日要生孩子。熱湯怎麼治得？三藏聞言，大驚失色，道：「徒弟呀！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爺爺呀！要生孩子，我們却是男身，那裏開得產門？如何脫得出來？」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若到那個時節，一定從脅下裂個窟窿鑽出來也。」八戒見說，戰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罷了，罷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錯了養兒腸，弄做個胎前病。」那猢猻子越發慌了，眼中噙淚，扯着行者道：「哥哥，你問這婆婆看，那裏有手輕的穩婆，預先尋下幾個，這半會一陣陣的動蕩得緊，想是催陣疼，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催陣疼，不要扭動，只恐擠破漿泡耳。」三藏哼着道：「婆婆啊！你這裏可有醫家教我徒弟去買一貼墮胎藥吃了，打下胎來罷？」那婆子道：「就有藥，也不濟事，只是我們這正南街上一座解陽山，山中有一個破兒洞，洞裏有一眼落胎泉，須得那井裏水吃一口，方纔解了胎氣。却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來了一個道人，稱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兒洞改作聚仙菴，護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賜與人。但欲求水者，須要花紅表禮，羊酒果盤，志誠奉獻，只拜求得他一碗兒水，哩！你們這行腳僧，怎麼得許多錢財買辦？但只可挨命待時而生產罷了。」行者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婆婆，你這裏到那解陽山，有幾多路程？」婆婆道：「有三千里。」行者道：「好了，好了，師父放心，待老孫取些水來，你吃，好大聖吩咐沙僧道：『你好好仔細看着師父，若這家子無禮，便哄師父，你拿出舊時手段來，裝襲虎，誑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見那婆子端出一個大瓦鉢來，遞與行者道：「拿這鉢頭兒去，是必多取些來，與我們留着急用。」行者真個接了瓦鉢，出草舍，縱雲而去。那婆子纔望空禮拜道：「爺爺呀！這和尚會駕雲，纔進去叫出那幾個婦人來，對唐僧磕頭禮拜，都稱為羅漢菩薩，一壁廂燒湯辦飯，供奉唐僧，不題。却說那孫大聖，勸斗雲起，少頃間，見一座山頭，阻住雲角，即按雲光，睜睛看處，好山，但見那幽花擺錦，野草鋪藍，澗水相連，落溪雲一樣閑，重重谷壑，藤蘿密，遠遠峯巒，樹木擎，鳥啼鴈過，鹿飲猿攀，翠岱如屏，嶂青崖似髻，塵埃滾滾，真難到。泉石涓涓，不厭看，每見仙童採藥去，常逢樵子負薪還，果然不亞天臺景，勝似三峯西華山。這大聖正然觀看，那山又只見背陰處，有一所莊院，忽聞得犬吠之聲，大聖下山，竟至莊所，却也好個去處，看那小橋通活水，茅舍倚青山，村犬汪汪，籬落幽人自往還。不時來至門首，見一個老道人，盤坐在綠茵之上，大聖放下瓦鉢，近前道：「問訊。」那道人欠身還禮道：「那方來者？」至小菴，有何勾當？」行者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西天取經者，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之水，如今腹疼腫脹，難禁，問及土人，說是結成胎氣，無方可治，訪得解陽山破兒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氣，故此特來拜見，如意真仙，求些泉水，搭救師父，累煩老道指引指引。」那道人笑道：「此間就是破